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四回 第七節

現在張德福大哥在連雲山管理全山之事，山內有一個老寨主，現在後寨養福，不問前寨之事。連雲山勢。力很大，名譽很好。」秦尤聽在心裡，甚為歡喜，遂對劉雲說道：「如此我就要高攀了，兄弟你比我小幾歲。」劉雲說道：「那是自然之理，何云高攀？因親結親，因友結友，你還是老大哥呢。你就住在這裡，鏢行不來便罷，如若來了，決不能叫他們出了榆林鎮。」秦尤千恩萬謝，遂仍歸東跨院上房。天到午後，黃三太等果然趕到，冤家路窄，正在福雲居打尖，被秦尤在暗中看見，報告了劉雲，所以劉雲出來罵街，金頭虎動手挨摔，楊香五栽筋斗，約會晚間在福盛店比武，這就是劉雲與秦尤相識的始末。

書接上文，錢大爺由上房屋出來，劉雲回頭一看，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，手提單刀，奔自己而來。金頭虎說道：「誰要出了圈子，就不是英雄，就是狗熊。」小英雄不知是計，一抖十三節亮銀鞭就要動手，老頭子說道：「好小子！」掄刀就刺。劉雲一聽乃是自己義父的語音，這才知道傻小子是愚弄了自己，擰身上房便跑，老頭子豈肯縱放，隨後便追。金頭虎賈明大聲喊道：「屋中的人快出來追賊！留一個看著小龍便成了。」

三太、香五、茂龍等由屋中出來，便幫助老頭子追拿劉雲，金頭虎早跑到店外迎頭追去啦，李煜在屋中看守著蕭銀龍。劉雲出了福盛店，奔正北便跑，老頭子在前，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賈明隨在後頭緊緊跟隨，追出去有十餘里地，迎面上來了一位老者，金頭虎大聲喝道：「行路的君子，千萬截住，前面是採花賊，可別放他過去，一進樹林子可就壞啦。」只見眼前站立一人。迎面這位並不是外人，正是秦家峪的秦二爺秦格良。因為秦二奶奶黑夜裡得了時令病啦，老頭子去榆林鎮請大夫去，榆林鎮距秦家峪二十來裡地，秦二爺用夜行術的工夫，方然走出四五里地，便碰見這一伙人追拿劉雲。金頭虎一喊前面是採花賊，秦二爺聞聽，可就火兒啦，他老人家平生最恨的這種人，秦二爺並不言語，哈著腰假裝走道的，伸手一提雞爪鏈子錘，不慌不忙，奔劉雲迎頭走來。劉雲一看這位行路的並不答理這個碴兒，可就不十分留神啦，仍然向前跑，恨不一步跑進樹林子。哪知道他可就上了當啦，及至劉雲距離老頭子不遠，老頭子一抖雞爪節鏈子錘，照定劉雲攔腰就纏，出其不意，劉雲哪裡躲閃得開呢？這一下子就將劉雲兜了一個筋斗。此時後面的錢大爺、金頭虎等早已趕到，錢大爺舉刀便刺，金頭虎是好壞人，一伸手將錢大爺拉住，說道：「錢大爺你先別忙，有什麼事咱先回店慢慢地商量。」秦二爺仔細一看，被獲遭擒的這位正是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。秦二爺急忙過去將錢士忠拉住，問道：「錢大哥，這是什麼事？這幾位少年是誰？你先給我介紹介紹，有什麼事咱先回去再說。」錢大爺遂對小弟兄四位，給秦格良秦二爺一指引，秦二爺聞聽說道：「原來俱都是一家人。現在你弟妹得了時令病啦，還是很重，我這是到榆林鎮請先生去，咱們大家一同回榆林鎮吧。」此時黃三太、楊香五早將小俠客劉雲繩縛二背，劉雲是一語全無，身上的兵刃也叫黃三太給搜出去啦，心中這個窩心，要多麼難受有多麼難受，只好跟隨眾人回歸店房。眾人翻回榆林鎮福盛店，進了屋中，錢大爺、秦二爺先落了座，然後這一伙小英雄也俱都落座。秦二爺對錢大爺道：「我可不是托故，我在路上就說啦，你弟媳婦得了時令病啦，我來榆林鎮請先生來啦，可千萬不許責打劉雲，有麼事等我回來，咱們大家商議，此時簡直是我糊塗死啦。提起這位先生是咱們至親，也不是外人，我先到他家裡，將先生請了，好在不是外人，叫他自己去秦家峪給你弟婦看病，我急去快來。可有一宗，我走後你要打劉雲一下，咱們哥倆三十四年交情就算完啦。」秦二爺又對黃三太說道：「黃賢姪千萬解勸你錢大爺，別責打劉雲。你錢大爺脾氣不好，前幾天將劉雲幾乎打死，若不是我趕到，劉雲現在也出不來，皆因為我趕到啦，將劉雲釋放，要不然還出不了這場事呢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你就趕緊請先生去吧，這兒的事情，全都交給我啦，並沒有什麼大事。你看看炕上躺著的那位蕭銀龍，是蕭三俠的少爺，皆因為劉賢弟誤聽小人之言，用藥喂毒將銀龍打傷，我們將錢大爺請到，已經治好啦。拿劉賢弟也不是為別的事，為的是明白了過去的事情，不叫劉賢弟聽信小人之言，身入匪徒，絕沒有別的事。你請放寬心，如果要打劉雲賢弟一下，惟我是問。」秦二爺聞聽黃三太之言，這才放心，說道：「賢姪們都是少年的豪傑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千萬不可為仇作對，要互相倚重。我可不能再耽誤工夫啦，我要走了。」錢大爺說道：「你不要絮叨啦，一會就天亮，病人也耽誤啦，我絕不找他就是了。」秦二爺這才站起身形，錢大爺與一千小英雄出來相送。金頭虎可沒送出去，他看著劉雲呢。

眾人將秦二爺送出門外，眾星捧月的樣子，將老英雄陪到屋中，老英雄落座，口中叫道：「劉雲！你為何用藥喂毒瘴藜傷了你蕭三叔之子？你快從實說來！你要說半句虛言，我便將你雙腿砸折，養你殘廢。」劉雲到了此時，也知道不能隱瞞啦，遂叫道：「父親，你老人家先將我放開，有話我慢慢的跟你老人家回稟，我決不能跑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不能放你，你要是跑了，小老鼠也不能拿啦。你多受點委屈，先捱二會吧。」劉雲同著他的義父是乾生氣，不能發作，要是一發作，是自給自己苦子吃。黃三太說道：「賈明賢弟不要如此，昨天是仇敵，今天便是一家人，劉雲賢弟既是錢大爺的義子，既與你我弟兄是一樣的交情，錢大爺與我之恩師情同骨肉，聯盟弟兄，四大鏢頭的交情，無有一人不知道的。劉賢弟昨天聽的是片面之詞，今天咱們大家將話都說明白了，是非曲直，自然明了。」語畢，黃三太過去親解其縛，叫道：「劉賢弟，並不是愚兄本意捆綁賢弟，恐怕賢弟再要走了，與賊為友，助紂為虐，一旦犯了官司，身敗名裂，誤了前途。望賢弟當著錢大爺，將福雲居構隙之事，及藥喂毒瘴藜傷銀龍之舉，究係何人指使，一一的說明。」

賢弟若能勇於改過，這正是賢弟出頭露面的好機會。」錢大爺接言說道：「劉雲，你若聽你三哥之話，後來必能得好結果，否則必至身入匪窟，難免項上餐刀。與君子交如人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；與小人交，如人鮑魚之肆，久而必聞其臭。你黃三哥是年少的英雄，身入正途，與你勝三大爺習學行俠作義，保鏢為生，雖然佩著血布衫的買賣，只要心地好，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。從古來忠臣孝子，氣節之士，沒有一位不壽終正寢的，或有直諫招禍、殺身成仁、捨生取義之士，亦必流芳千古，名垂千秋。死或輕於鴻毛，死或重於泰山，做臭賊的死了，叫人家罵賊父賊母賊子賊妻。我將你教的文武全才，你一點好都沒學，老夫一片心願，真白白的犧牲了，劉雲你何以對老夫？」

錢大爺語畢，淚如雨下。劉雲亦大哭，遂說道：「孩兒罪該萬死，對不起父親養育之恩。孩兒用藥喂毒瘴藜誤傷銀龍，幸虧天倫給銀龍治好，若不然孩兒萬死不足以償。誤殺好人之罪，此事並非是出於孩兒本心，皆因為有一個秦尤，他住在孩兒之店。」錢大爺說道：「你也有了買賣了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叔父不要問他別的，教他快說秦尤之事要緊。」錢大爺說道：「秦尤怎樣？」劉雲說道：「秦尤住在孩兒店內，吃飯住店不給錢，孩兒跟他動手，將他兜了一個筋頭，他爬起來，便與孩兒說了些場面的話。後來論起來都是聯盟弟兄，孩兒便問他因何至此，他說想當初勝三大爺鏢傷他父，現在要陷害他，並要將南七省綠林道一網打盡。孩兒一時憤火中燒，對秦尤說了幾句大話：鏢行不來便罷，如果來了，必要與綠林道報仇雪恨。偏巧黃三哥等到福雲居打尖，秦尤暗中看見，孩兒遂罵鏢行之人，與賈明動手。」劉雲將與秦尤相遇，並將秦尤所說的瞎話俱都說完，跪在就地，叫道：「父親饒恕孩兒這一次，孩兒從此棄暗投明，幫助黃三哥捉拿秦尤，然後在鏢行混碗飯吃，與勝三大爺學行俠作義之事。」老英雄一聽劉雲說出此話，喜笑顏開，說道：「我兒若能如此，將來必有長進，為父心願已足。皆因汝年紀尚幼，若不然為父早將你薦到鏢行。今日與你黃三哥等邂逅之遇，也是天假其便。你若能幫助你黃三哥眾人將秦尤捉住，打銀龍之事，既往不咎；如將秦尤放跑，必不能輕饒。」劉雲說道：「孩兒謹遵父命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錢叔父，若救小姪男等，請你幫助划策。」蕭銀龍話未說完，老英雄擺手說道：「賢姪是明白人，愚叔有幾句肺腑之話。賢姪請想，秦八爺與勝三哥情同手足，當初鏢打秦八爺，是拜兄無意打拜弟。秦八爺一死，蓬虎山星散，勝三爺只哭得目中流血，將秦八爺靈送於太倉，月供柴，日供米，供給秦尤。我那苦命的八弟婦，苦守冰霜，二十年來，才將秦尤撫養長大成人。此子不知好歹。」錢大爺說至此處，唉了一聲，復又說道：「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我亦不能罪秦尤也。此事最好你們小弟兄去辦，我不能相助。」語畢，老英雄又囑咐了劉雲幾句話，告辭回歸。

秦家峪秦二爺請先生回家不再細表，單提福盛店這一干小英雄話到投機處，恨相見之晚，七人遂結為金蘭之好。三太居長，其次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賈明，銀龍與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同庚，銀龍三月生人，小俠客五月生人，故此小俠客最幼。

結拜完畢，商議捉拿秦尤之策。小俠客劉雲說道：「此時不過四更來天，小弟單人獨自進到屋中，捉拿秦尤猶如探囊取物。」

銀龍說道：「賢弟不要口出大言，那秦尤乃是久經大敵之輩，二人皇宮內院，刺殺欽差大人，北京城越獄脫逃，這幾次大敵，他都親臨其境。他是賊人心多，倘若你一進屋，他不見我的人頭，他就許先動手傷你。別看他本事不及賢弟，他的經驗可比賢弟大得多。」劉雲說道：「我將六哥打傷了，他都知道，他絕不能疑惑小弟，小弟必能捉他。倘若眾人一去，他必然逃走，他住的那間屋子有後窗戶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可以四面埋伏，幫助賢弟。後窗戶用兩人把守，秦尤插翅安翎也難逃走。」劉雲說道：「那樣辦不但費事，還許弄僵了。他要不在屋中呢？你們大家他認識，他還許在房上等候我呢，你不是說他心多？若大家去必然費事。六哥你不要攔我的高興，他的武學要跟我比，他可差的多呢，我這只十三節亮銀鞭，就是倆秦尤也逃不出去。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賢弟千萬多加仔細，此賊關係重大。」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劉雲你將他放跑了，我可就活不了，那真要了五哥的命了。」劉雲說道：「如果拿不著他，小弟替五哥打官司去。」小英雄遂收拾緊襯，黃三太早將兵刃暗器交還，帶好兵刃暗器，獨自出了福盛店。

此時天到四更來天，小英雄是輕車熟路，來到福雲居，直奔東跨院，擰身形縱上房去，用珍珠倒掛的工夫，向屋中窺視，無奈屋中黑暗，什麼也看不見。小英雄心中暗想：「此賊合該遭官司，他將我陷於忤逆不孝，他坦然睡了覺啦。我給他來個出其不意，我進屋先將他用刀紮傷，然後再捆他。若不是他案情重大，我先要了他的命。劉雲思索至此，悄悄來到上房門外，用手一推外屋門，雙扉虛掩，並未上門；劉雲慢慢的將門推開一點兒，扁著身軀進去，又一推內屋門，也是如此。小英雄照樣進了裡屋，夠奔帳子，側耳細聽，不聞聲息，劉雲不由得驚駭，心中暗道：「果然不出我六哥蕭銀龍所料，此賊已逃走啦。」

此時劉雲手擎短刀，挑開帳幔簾兒，探頭觀看，賊人蒙頭而睡，劉雲不由得心中歡喜：這回看你哪裡逃走？若非我義父教訓我，救了銀龍，你就生生將我送了性命。好賊，你也有失招的時候。

想到這裡，短刀照定秦尤腿部紮去，就聽唸啦一聲，小英雄猶如木雕泥塑一般，原來是一個被服卷兒，用紫緞被蓋著，秦尤跡蹤不見。小英雄由兜囊中取出火種，點上燈燭，只見桌子上面有一張字箋，墨瀋未乾，劉雲取過一觀，上書：「劉雲賢弟台覽：愚兄身犯重案，鏢行跟蹤急至，恐不利於老弟，故暫告別，權歸連雲山隱避。大恩未報，願俟諸異日，諸惟心照不宣，此頌大安。愚兄秦尤頓首。」劉雲看罷，自己暗道：「無怪乎我六哥蕭銀龍言說我捉不著秦尤，果然應了人家的話啦。」

我在眾人跟前說了大話，空手回去，有何面目？」思索至此，抬頭觀看，後窗戶有踹動的痕跡，小俠客用手一推，將後窗戶推落，劉雲遂由後窗戶躍出，直奔西大牆，就見牆底下蹲著一人，手執明晃晃匕首，刀尖向上指著。小英雄不由得打了一個冷戰，自己心中暗道：「賊子秦尤真叫人面獸心，他將我陷於大逆不義，巧支使我給他報仇，然後他不知以恩報德，他還暗中在此處等著我。這就叫『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找尋』。我若叫你逃出榆林鎮去，我從此就不是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啦。」小英雄遂用胳膊一按牆頭，上了大牆頂上，自己悄悄繞到北邊，翻身下了大牆，由腰間取出十三節亮銀鞭，夠奔此人背後而來。只見那人蹲在就地，仰著頭向上觀看，舉著匕首刀紋絲兒不動。劉雲本有心將他結果了性命，皆因為他案情重大，三太、銀龍等諄諄囑咐，不叫傷損他，小英雄來到此人切近，故意用手一捋鞭穗，亮銀鞭咯啞一響，那人向上一跳，小英雄使了十足的力量，照腰間一兜，向懷中一帶，撲咚一聲纏倒在地。方要用手去按，就聽那人喊道：「唔呀！短命鬼，你可打順了手啦。」劉雲一聽是傻小子賈明的聲音，遂說道：「是五哥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不是五哥，還是六哥嗎？六哥還起不來呢。」劉雲笑說道：「您上這兒幹什麼來啦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小龍說你准拿不著秦尤，你由福盛店出來的時候，我在後頭跟下來啦，我在四外一看，你要拿秦尤，秦尤要跑准得打這段大牆走，我上著這兒拾漏來啦。你也不睜開眼看看，掄鞭就打，我要沒有金鍾罩，腰就折啦。」劉雲說道：「五哥你為什麼又用匕首刀呢？你不是用一字杵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將楊香五的匕首刀偷來啦。」劉雲又說道：「五哥，秦尤跑啦，您給我想一個法子。他臨走的時候，可留下字柬啦，我追出來的時候，筆跡還未乾呢，他言說奔連雲山去了。」賈明問道：「連雲山離此多遠？」劉雲說道：「連雲山離此處五十餘里。五哥，咱們弟兄結拜一場，您幫助我將秦尤賊子捉住，回福盛店也好見大家兄長。秦尤筆跡未乾，跑出去至多不過十里八里，我若在後頭看見他一點影兒，就不能叫他走了。五哥您能夠成全小弟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方才你出店的時候，三太、香五問小龍，言說這回秦尤必然被獲遭擒，小龍說你絕拿不著他，大家問因為什麼拿不著呢？小龍說秦尤不能在屋中等候你，他不定在哪兒窺探你的動作，他在暗處，你在明處，他看得見你，你看不見他。要論能為，他不濟你十分之一；若論心眼兒，你十個劉雲，也沒有秦尤一個人心眼兒多。黃三太他們要在你背後暗中協助你來拿秦尤，小龍說不用去，白費事，看不見他的影兒，上哪裡去拿他呢？要不是小龍攔阻，大眾就都來啦。我告訴你小劉雲，你別不服高人指教，上年紀的就得屬老道，料事如神，勝三大爺倚為長城；年輕的就屬小龍，雖然說比不了老道料事如神，倘要用短命鬼的主意，一點後德都不留。咱是磕頭的弟兄，就如同親兄弟一樣，露臉現眼，大傢伙是一樣，也不能說你拿著秦尤便算露臉，拿不著秦尤就算現眼，咱們倆一塊回去，與大家商議，怎樣拿秦尤，小龍自有主意。」劉雲說道：「咱們白活這麼大啦，人家在屋中躺著，就不叫大伙來，准知道秦尤跑啦。我在眾位兄長面前說了許多的大話，回去有何臉面？你要幫助我更好，你要不幫助我，我拼了我這條命。我就此夠奔連雲山捉拿秦尤，如要拿不著秦尤賊子，誓不見眾家兄長之面。」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你要將秦尤再打連雲山驚跑了，就要了我的命啦。這回要交不了差事，我永遠不能回鏢局子。在碧霞山將小鼠拿住的時候，本來要用車送案，我逞能，偏要用口袋裝起他來，吃上迷魂藥。誰知道走到水月庵，被聖母娘娘與袁王氏看破，放了秦尤，現在既知道他准在那裡，就容易拿他。你千萬別去，咱倆趕緊回福盛店吧。」正在此時，就見由西北牆犄角繞過來兩個人，直奔賈明、劉雲而來。你道來者是誰？頭一位乃是黃三太，第二位是楊香五。皆因為眾人在店中等候劉雲，工夫甚大不回來，又不見了金頭虎賈明，蕭銀龍遂叫道：「黃三哥，楊五哥！你們二位趕緊到福雲居內外，探聽探聽劉雲賢弟與賈明的消息。他們兩個人誰也拿不著秦尤，劉雲若拿不著秦尤，他必然不回來，賈明一個人叫他回來，他也沒有臉面回來。二位兄長辛苦一趟，將他二人叫來，然後有什麼主意，再作計議不遲。」三太與香五遂帶好兵刃，由福盛店出來尋找劉雲，方才繞過大犄角，正遇見傻小子賈明與劉雲。

三太問：「捉拿秦尤怎樣？」劉雲臉面上一發紅道：「果不出銀龍六哥所料，小弟進屋之時，此賊已經逃走，並在桌子上留下字柬，言說奔連雲山避難。」三太說道：「既然未能拿住，你二人何不早早回店？」劉雲遂將要獨自夠奔連雲山的話，對三太、香五說了一遍。三太說道：「連雲山乃是一座山寨，賢弟一人進山，就是看見秦尤，也無濟於事。賢弟不要固執，趕緊回福盛店，咱們大家想個萬全之策，捉拿秦尤就在此一舉。」劉雲無法，只得隨同三太等回店。來到福盛店，進了屋中，劉雲一見蕭銀龍，只臊得面紅過耳，遂將秦龍逃走之事，對銀龍學說一遍。蕭銀龍說道：「此賊既奔連雲山，他必在連雲山久住，現在他是山窮水盡的時候，只要有收留他的所在，他就不走。劉賢弟與他未曾見面，太好啦，將來進山探聽消息，仍然是劉賢弟一人之事。咱們大家且在此店休息一二日，我也養養傷痕，賊人的心也就穩住啦，咱們大家再夠奔連雲山。眾位兄長以為如何？」三太、劉雲等俱各點頭稱善。此時天光已亮，店小二進來，給小弟兄們擺上酒席，用飯已畢，俱各休息。

第三日僱了一輛敞車，大家恐怕銀龍傷痕震動，算完店錢，黃三太多給二兩銀子的酒錢，眾人這才由榆林鎮起身。路過虹橋鎮，座北有一座悅來店，大車趕進店門，黃三太問道：「有西跨院沒有？」店主人答道：「現在西跨院才騰出來，上房三間。」三太等進了西跨院上房屋中。店主人問黃爺那行發財，黃三太說道：「我們是保鏢為業，來到貴實地逛太湖來啦，不定住多少日子呢。」店主人退出，店小二沏茶打淨面水，眾人喝茶淨面，打發了車力錢，擺上酒席，眾人商議明天探山之事。

將飯吃完，大家說會子閒話，這才安歇。楊五爺睡不慣整夜的覺，天剛一發亮，叫起眾人，將伙計也喚入，沏了茶，打了淨面水，梳洗完畢。黃三太交給伙計十兩銀子，說道：「我們住幾天，臨走時一塊兒算賬。」弟兄們遂各提小包袱，出了悅來店，奔西

鎮店口。出西鎮店口不遠，眼前有一道旱橋，劉雲叫道：「眾位兄長，此橋便叫虹橋。」眾人過了虹橋，向西走出一里多地，看見汪洋大水，由江沿向西三里來地，山高直達霄漢。弟兄七位又順江沿向北去，真是山連水水連天，山水天三樣相連。又向北走出數里地，此時天已大亮，日出東升，江沿旁有一片楊柳樹林子，就見由樹林子內闖出兩個人，俱是青布衣服，一個手執單刀，一個手執鐵尺，由北向南而來。這弟兄七位是由南往北，走了一個碰頭，楊香五眼睛快，叫道：「傻小子！你看看這倆小子是幹什麼的？」賈明一看說道：「連雲山的小賊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對啦。咱們倆劫他們倆，你看好不好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好好。」遂解小包袱亮一字杵，奔這二人跟前而來，迎頭擋住去路。那二人說道：「快躲開，不要誤了我們的公事。」金頭虎問道：「你是辦什麼公事的？」那二人說道：「我們是蘇州府的，現在跟隨我們大都頭捉拿採花淫賊。」楊香五問道：「採花賊現在哪裡？」這二名捕快說道：「現在樹林裡面水邊上，我們都頭與賊人交手呢。我們上不前去，這是回衙門叫人去，幫助都頭捉拿賊人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們回去叫人，豈不誤了事啦？我們是保鏢的，情願幫助你家都頭拿賊。」那二名捕快說道：「如要將賊人拿住，皆眾位少達官之力也。」那二人在前，眾小英雄在後，過了樹林子，見一人身穿青深灰色衣服，用黑煙子抹臉，手使翹尖式鋼刀；一位官人淡紅色一張臉面，手使一條白銀色的槍，槍子旁有兩個倒須勾，那條槍好似麵條相似。劉雲看罷，回頭就跑，黃三太問道：「賢弟何以回頭便跑？」劉雲說道：「我不能露面，那位抹煙子的，就是我們掌櫃的。我不能露面了，我要一露面，就不好辦事啦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你先在一旁隱藏，我們給班頭助威。」大家亮傢伙，觀看賊人與班頭動手。賊人見來了五六個人，俱都亮傢伙，在一旁洶洶站立，賊人一疏神，班頭的槍照臉部打去，賊人用刀一擋，哪知道班頭的槍是軟的，刀擡上槍，槍桿向下一彎，將賊人的左腮划了兩道血槽。賊人見勢不佳，向西便跑。班頭在後面緊緊的跟隨，追出去有半里來地，就是一道江漢子，此時班頭的槍也夠上賊人啦，將槍一抖，照定賊人大胯紮去。賊人敗走的時候，將刀交於左手，班頭在後面追的甚緊，眾人見賊人被傷，班頭得勝，可沒上去動手，跟在後面觀看。班頭追至賊人背後，槍已夠上部位，奔賊人後膀左邊一槍紮去，賊人趁勢一翻身軀，先躲過班頭的槍，一翻背鏢奔班頭咽喉打去。班頭是以為這一槍必紮上，一大意，賊人一翻身，這一鏢奔咽喉，班頭躲之不及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班頭一扭項，金鏢正中左肩井穴之上。班頭就覺過身麻木，因地勢相近，打得很重，立時翻身栽倒，賊人刀還右手，舉刀便刺。

此時眾人瞧著三丈來遠，欲待上前去救，可就來不及了。賈明大聲喊道：「看法寶吧！」一字杵奔賊人頭上打去，賊人的刀還未刺下去，一躲一字杵，撲的一聲，將賊人的壯帽打落。眾人此時已經趕到，救起班頭。賊人掉頭便跑，金頭虎在背後便追，賊人翻身跳入江漢。金頭虎脫衣服就要下水，劉雲由樹林內跑出來擺手叫道：「五哥，不要下水，下水您也捉不住他，連雲山他的水路最熟，他的外號叫分水獸張德福。」劉雲將賈明攔住，蕭銀龍上前，對班頭問道：「足下尊姓大名？是哪一門的傳授？你使的這條槍，是何物所造？」班頭答道：「慚愧，提起我之恩師，大概眾位達官也許知曉，我的恩師名叫華謙，外號人稱美髯華子阮。此槍乃銀絲鹿筋所作，名叫雙鉤銀絲鹿筋槍，不用之時可以纏在腰間。方才眾位達官助威，賊人失神，被我用槍一打他，他以為蠟桿槍破法，用刀向上一擋，將他面部被雙鉤掛傷，所以他落敗。提起此賊，在蘇州府城裡關廂採花，刀殺四命。昨天晚晌，在下家中作壽，此賊跑在我家，用薰香盒子向女眷屋中打薰香，我們老人家明白，大聲喊叫，此賊情急，用刀將我的老人家紮死，紮的肚破腸出。我在前面招待親友，聞訊跑到後面與賊動手，我用話一激他，他承認在城裡關廂刀殺四命。他不是我的對手，由我家中跑到此處，天光已然大亮，賊人恐怕認識他，他用黑煙子倒在手心，向臉上一擦，擦了一個黑臉。我現在帶著批票正拿此賊，也是我貪功心盛，方才中了賊人之計。他這鏢還是毒藥鏢，此賊必是下五門賊人。」蕭銀龍問道：「閣下尊姓大名？」班頭說道：「在下樑家莊居住，人稱忠義太歲梁芳的便是。兄弟家中並不是沒有飯吃，皆因為蘇州府慕兄弟之名，累次下請帖，將兄弟請出來，也是不得已而為之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原來大水沖了王八廟啦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啦。華大爺與我勝三大爺都是聯盟的弟兄。」

趕快將梁爺抬到店裡治傷吧。」過去兩個捕快就要給梁芳起鏢，蕭銀龍說道：「且慢。此鏢若起下來，梁兄便沒有命啦。這是毒藥鏢。你們二位多辛苦，誰叫他是你們頭兒呢？後背對後背背著，一個人扶著下身，趕緊背到虹橋鎮店內，自有道理。」

二位捕快遂照樣將梁芳背起，一氣兒背到虹橋鎮悅來店。方要進門，店主人迎出來說道：「別向裡背，我們店不住……」銀龍說道：「你看看是誰？」店主人留神一看，啣了一聲道：「梁大爺，這是怎麼啦？怎麼中了暗器啦？」原來，梁芳是蘇州府大班頭，又是當地人，所以店主人認識。在古年時要是當一名班頭，也是赫赫有名，無人不知。閒文少敘，且說將梁芳背到上房，銀龍給上藥，劉雲給起鏢，敷上止毒散，服下定心散，內服外敷，梁芳已就止住了疼痛麻木，這才打發兩個捕快給梁芳家中先去送信。天到巳分時，來了不少親友到店中看視梁芳。

就見有一位英雄過來給梁芳請安，梁爺問道：「秦大哥，你幾時打北京來的？」姓秦的答道：「我前天由北京回來。」劉雲一看不是外人，正是秦家峪秦二爺的大公子，人稱萬丈分水小白猿秦浩遠，在北京王府護院辦事，一對雞鏈子錘，壓倒北京護院的老師傅。劉雲語畢，叫道：「秦大哥，我給你介紹幾位朋友吧。」遂將鏢行的人都一一介紹完畢。蕭銀龍眼珠一轉，心中暗道：「此人既叫萬丈分水小白猿，水性必好，現在拿秦尤、破山寨，正在用人之際。」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「劉賢弟，你可以請秦大哥出來幫忙嗎？既跟你是世交，又與梁爺是親戚，大概你若求幫忙，必然應允吧？」劉雲遂對秦爺將張德福刀殺五命，秦尤盜萬壽灼之事，並張德福鏢傷梁爺，說了一遍。「現在鏢行的朋友，打算請兄長幫助，共破連雲山，捉拿賊人。」秦浩遠聞聽一笑道：「有用兄弟之處，萬死不辭。小小連雲山，何足道哉！」這就叫藝高人膽大，秦浩遠到連雲山被獲遭擒。

且說眾人商議，明日叫劉雲探連雲山，明著是找張德福，暗中是探秦尤落在連雲山沒有。蕭銀龍對劉雲說道：「賢弟，明日進連雲山見張德福時，就說秦尤住在福雲居，被官面知道啦，官面每天派人去福雲店捉拿秦尤，因此小弟不能作主，應當怎樣辦理，特來請示兄長。但是賢弟你到連雲山，千萬不可聽過耳之言，我在福盛店受過你毒藥的害，故此囑咐你這一句話，恐怕賢弟你意志薄弱，易為小人動搖。」劉雲說道：「兄長此乃過慮也，小弟縱然不肖，也不至於那樣翻覆。」弟兄們商議已畢，一夜晚景無話。第二日清晨早起，劉雲梳洗完畢，將亮銀鞭纏在腰間，叫道：「六哥！小弟的毒藥不夠用的啦，在福盛店打丟了兩個，你將亮銀鏢借給小弟三隻如何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小兄有六隻亮銀鏢，賢弟儘管使用。」劉雲取了三隻亮銀鏢，帶在兜囊之中。黃三太說道：「賢弟到山中千萬沉住了氣，別叫賊人看出破綻。」劉雲答聲：「曉得。」收拾完畢，夠奔連雲山。來到連雲山山口，見有五七位把守水路的嘍卒，乘坐小船，都在山口稻地外打魚消遣。劉雲走到切近，對嘍卒頭目控背躬身說道：「在下姓劉名雲，來見張寨主的，請你給回稟一聲。」嘍卒頭目一看，遂說道：「你還用回稟嗎？你不是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劉少爺嗎？你上船吧。」劉雲遂登船，嘍卒搖著花檣，工夫不大，來到二道島口，二道島口將劉雲送到山裡，回報進去，張德福出來迎接。劉雲一見張德福臉面敷著藥，遂問道：「大哥，臉上這是怎麼的啦？」張德福說道：「賢弟，別提了，昨天多貪了幾杯水酒，在山內閒來無事，在樹林內乘涼，被乾樹枝子划了兩道血槽。」劉雲說道：「兄長，以後要少貪杯中物。」張德福說道：「賢弟之言，愚兄必當謹記。」張德福又接著說道：「賢弟你不來，我正要派人請你去呢。」劉雲說道：「我今天進山，還是有要緊之事。」

張德福說道：「有什麼要緊之事？」劉雲遂將在店中遇秦尤始末情由說了一遍，又說：「官人與鏢行之人，每日在店中騷擾，吃飯住店不給錢，以捉拿秦尤為名。但不知秦尤落在此處沒有？請兄長拿個注意，小弟年輕，實在沒有主意了，咱們應當怎樣對待鏢行與官人呢？」張德福聞聽，遂說道：「若提起秦尤小輩，氣死愚兄了。賢弟你到連雲山也不是一次啦，你看見過老寨主嗎？那老東西是人不見，惟有秦尤前幾天來到連雲山求見，那老東西便將秦尤讓進內寨，三四天未叫秦尤出來。皆因為這裡有個緣故，老東西有一個義女，今年十六七歲啦，老東西將乾姑娘霸佔在後寨，無論何人來，不叫進後寨。他將秦尤留在後寨，賢弟請想，還能有好事嗎？他一定是讓給秦尤啦。要不然我怎麼說你不來，我還要遣人請你去呢？皆因為你的藥喂毒藥秦尤難逃，我給你作封假書信，就說老三張德壽將你打發來的，求老寨主賞碗飯吃。那老東西最愛才，他好談古論今，你見他之時，若能談上話，抽冷子你使用毒藥將他打傷。若將老東西打傷了，驅去秦尤，將那姑娘與為兄作壓寨夫人，過個三五年，再給賢弟娶一個媳婦。此山乃萬

年事業，出產豐富，我是大寨主，你是二寨主，一輩子吃喝不盡，享不盡的榮華富貴。」劉雲聞聽，心中暗道：「你們這群東西，一個好的也沒有。我何不答應了，將老東西傷了，也算天理昭彰，報應循環。」

張德福遂命嘍卒取過文房四寶，寫了一封假信，交給劉雲。劉雲接書在手，二人遂奔後寨。來到後寨，先報告了嘍卒，老嘍卒接書在手，到裡面就聽有雲板的聲音。原來，後山所有一切之事，老嘍卒來到中間，以敲雲板為令，有老媽子出來接洽，男子不准過中門。這名嘍卒一敲雲板，出來一位婆子，將書接到手中，來至上房，見了老寨主，呈上書信。此時老寨主正與義女弈棋呢，接書在手，見書皮上有「張德壽」的字樣，老婆子遞書的時候，並且報告老寨主說道：「現在前山大寨王之弟，打發一位姓劉名雲的前來，求賞飯吃。」老寨主所以並未拆開書皮，便對老婆子說道：「告訴張德福，就說此山窮困異常，給他十兩銀子路費，叫他下山去吧。」語畢，原書扔在一旁，仍與義女對弈。婆子方要出去，姑娘叫道：「媽媽且慢，義父為何不拆書觀看，便將來人打發走了？」老寨主說道：「姑娘你有所不知，那張德壽乃是下五門的渾人，無惡不作。物以類聚，同氣相連，他打發來的人還有好人嗎？」姑娘說道：「你看信皮上有下書人劉雲字樣。前幾年我不是跟你說過嗎？我有一個兄弟叫劉雲，此人的名姓為何與我弟弟同名呢？」老寨主聞聽，打了一個唉聲，遂說道：「姑娘不要妄想了，當時老夫由江上救上你來的時節，第二日便打發若干人出去訪尋，汝弟劉雲已經屍骨無存，一家盡絕，焉有你弟存在之理？」姑娘說道：「老爺子你要那麼說，為什麼女兒未死呢？萬一老天不滅忠良之後，我兄弟就許尚在人世。你老人家就打開書信，看看這劉雲多大歲數啦？要是十四歲，你老人家就將他喚到書房。我兄弟最好認識，豹子眼，玄眼珠，圓臉膛。」說著話，姑娘的二目之中落下淚來。老寨主被逼不過，遂打開書皮一看，果然這個劉雲現年一十四歲。信中並云，武術高強。老寨主遂打發老婆子敲動雲板，告訴老嘍卒，將來人喚人。劉雲將書投進去時候，他二人俱在外面聽候，忽然間耳聞雲板重響，張德福說道：「這也是哥哥婚姻打動，裡面這一敲雲板，必是要會見賢弟。」正說著，果然傳出話來，叫下書人外書房會話。張德福遂與劉雲進外書房等候。工夫不大，老寨主由裡出來，走到外書房門口，咳嗽一聲，劉雲與張德福俱都站起身形。老寨主到屋中一看劉雲，果然儀表非俗，與姑娘所言無異。老寨主心中一喜歡，叫道：「德福，聚義廳談話。」張德福答應一聲，由外書房走出，一鳴聚眾鐘，來了二十餘家寨主，聚義廳兩旁站立。老寨主陪著劉雲走人聚義廳，老寨主坐在當中金交椅之上，劉雲坐在上首，張德福在老寨主身側站立。老寨主背後背著跨虎籃，這一升座聚義廳，真是威風百倍，一團正氣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劉雲此時將殺老寨主的心打消了一半。就聽老寨主問道：「劉雲你今年多大歲數？」劉雲答道：「晚生今年十四歲了。」劉雲說著話，豹子眼一轉，見老寨主銀髯散滿前胸，說笑的聲音猶如洪鍾，雖然八十餘歲的人，精神不減壯年。二位老小俠客這一見面，俱都有暗羨之意。老寨主又問道：「劉雲你把你的家世可否對老夫表明？」劉雲聞聽，心中暗道：「你跟我不用續家譜，你們這一群下賤之輩，與少爺坐不在一處。」

小英雄思索至此，遂信口說了謊言。老頭子一聽，完全不對碴兒，又問道：「劉雲，你是哪一門的人呢？跟何人學的武術？」

劉雲答道：「我師傅又是我的義父，他老人家姓錢名士忠，乃是保鏢出身，自幼時將我收在膝下為螟蛉義子，傳授武藝。」老英雄聞聽，微微冷笑，叫道：「劉雲！你不是投山入伙，別有用意，怎能瞞得過老夫？」劉雲聞聽不由的打了一個寒戰，說道：「晚生實是投山入伙，求老寨主賞碗飯吃，決無他意，老寨主幸勿多疑。」老英雄笑道：「西路鏢頭錢士忠，保鏢為業，買賣發達，現在雖然歇了業啦，可稱得起富家翁，縱然欲謀生計，自有鏢行可人，四大鏢頭俱都是至友。你為何棄美玉，而就頑石，前來充當山大王？所以老夫不敢相信也。」劉雲說道：「老寨主有所不知，我義父自幼疼愛晚生，忽然變了心腸，近日無故的抓邪撞兒痛打晚生。」語畢，伸出胳膊與老英雄觀看，說道：「你看看，我的傷痕尚未痊癒呢。」老英雄一看，果然鞭子打的傷痕尚在，心中暗道：「錢士忠啊，你為何這樣行為？對待自己親生自養的也這樣嗎？有日我若見了你的面，我必然責備於你。」老英雄正觀看劉雲的傷痕，心中思索之際，就聽屏風後有人叫道：「老爺子！後寨請你呢，有要緊之事。」老英雄聞聽，遂對張德福說道：「你先陪劉雲在此等候，老夫後寨去一趟，就回來談話。」張德福答應一聲：「是是。」劉雲站起身形，欲要相隨老寨主，老寨主擺手說道：「咱們就算一家人了，老夫去去就來。」語畢，老英雄站起身形，出離聚義廳，回歸後寨而去。此時張德福對劉雲附耳說道：「賢弟你看看，那個姑娘也特破了臉啦，一會兒也離不開啦，這麼會的工夫，就得向後寨招呼。」不表聚義廳上張德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，且說老寨主來到後面，姑娘問道：「前面那投山的可是劉雲嗎？」老英雄說道：「不錯，他倒是姓劉名雲，今年一十四歲，俱都相符。」姑娘聞聽，心中非常喜悅，復又問道：「他可是宜化府鎮台之後人嗎？此人也是揚州人氏吧？」老英雄擺手說道：「家鄉住處我已問過，俱都不相符。人家是福建人，莊稼人出身。」原來這都是劉雲信口所答老寨主的話。劉雲為何在聚義廳上不說實話呢？皆因為劉雲看不起虎頭大王方衝老寨主，因為老寨主通姦義女，不是好人，故此不告訴真實出身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文，姑娘一聽劉雲家世不符，遂轉喜為悲道：「老爺子，此人必有來歷，絕不是投山入伙，他所說的必不是真話。若不是女兒之弟，為何他姓名年貌俱都與女兒之弟無異？老爺子你再細細一一詰問他，便知究竟了。」老英雄說道：「女兒別癡想了，人家說的明明白白，不是揚州總兵大人的後人，豈有再追問之理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如其不然，待女兒到前邊窺探一回，老爺子你想怎樣？」老寨主說道：「女兒豈可出頭露面？老夫暫且將他收留，慢慢窺探。過些日子我將他陪到八鬆嶺，叫他看你父母的墳塋，他若是劉門之後，必然吐露真情。」

姑娘說道：「全仗老爺子籌劃，女兒聽信便了。」於是老頭子站起身形，仍回到聚義廳。姑娘諄諄囑托：「你千萬可別叫他走了。」老寨主唯唯答應。

且說張德福在聚義廳正與劉雲商議：「單等老賊進來的時候，賢弟在他跟前獻藝，抽冷子用毒蒺藜傷他。」正在低言耳語之際，就聽老頭子在外面咳嗽一聲，張、劉二人急忙迎接出來。老英雄仍歸原位，又對劉雲問道：「你與錢士忠練了多少年藝業？」劉雲答道：「晚生與我義父學了十數年，鞭法一百零八招，藥喂毒蒺藜十二棵。」老英雄點頭道：「不錯不錯，錢家門上的鞭一百零八招，十二棵毒蒺藜。」張德福說道：「老爺子，可以叫劉雲在聚義廳上練一回，大家賞鑑賞鑒。若有不到之處，老爺子給他改正改正。」老英雄說道：「初次相見，哪有令人獻藝之理？」張德福說道：「才子講究文章，練武家講究武術。你乃是老前輩，還可以改正改正呢。」劉雲說道：「老寨主，晚生不才，願在老大人跟前現丑。」語畢，將大衣脫下，由腰中拉出十三節亮銀鞭。一抖十三節亮銀鞭，真似筆管直，拉開架式，吞吐撒放，玉蟒翻身，將鞭舞的猶如一條銀蛇相似。

老頭子看得出神，站起身形，由北方繞到東北，相隔劉雲有七尺來遠，雙手捋銀髯，喊道：「好！好！倒是錢氏門中的武藝。」

劉雲此時要將亮銀鞭交於左手，伸手掏鹿皮手套，劉雲又一想：「帶鹿皮手套麻煩，若被老賊看出破綻，反為不美。臨上山時，曾與銀龍借了三隻毒藥亮銀鏢，何不發鏢打他？出其不意，必能命中。」劉雲思索至此，正舞的熱鬧之際，將十三節亮銀鞭交於左手，伸右手由兜囊中登出亮銀鏢。老頭子此時左右手捋銀髯，露著哽喉咽喉，正在喝采之際，劉雲一仰手，照定老英雄哽喉咽喉打去，就聽撲的一聲，翻身栽倒。列位，老英雄見銀鏢打來，一翻身軀，左手抄鏢，一個箭步，縱到劉雲切近，右手照定劉雲劈去，劉雲用手向上一封老英雄的右手，老英雄這一掌並不是真打他，上頭的手還沒落下去，底下的左腿早抬起來啦，照定劉雲右肋踢去，撲的一聲，將劉雲踢了一溜滾兒。

劉雲方要爬起來，兩邊寨主們早過去，按倒就地，繩縛二背，請示：「老寨主，怎樣發落？」老寨主道：「推出去殺了，拿人頭來見我！」兩個寨主架定劉雲，向外就推，劉雲大聲喊道：「老寨主留命，劉雲實在冤枉！」老寨主聞聽，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且將他推回，問他有什麼冤枉？」二位寨主將劉雲推回，老英雄哈哈一笑，問道：「劉雲你有什麼冤枉？從實說來。」

劉雲說道：「張德福言說老寨主的武藝高強，壓倒一切，並說老寨主會接各樣暗器，我一時高興，掏出鏢來，為的試試老寨主會接暗器不會。」老英雄笑道：「劉雲啊，你來到山裡，我以茶飯款待，並且收留於汝，無故的你要獻藝，用鏢打我的咽喉。還有這樣試暗器的嗎？我明白啦，分明你是前來謀奪連雲山。是也不是？」劉雲說道：「晚生實在不敢有那種思想，實在是出於一時愚」

昧，望求老寨主恕晚生年輕，留我這條小命吧。」

老寨主說道：「如此，寨主們且將他綁繩打開。」兩個寨主解開劉雲綁繩，劉雲在地下磕頭，謝老寨主不殺之恩。老寨主說道：「劉雲，你不用謀我這座連雲山，老夫今年七十八歲了，我還能過八十嗎？只要你有本事，老夫願將連雲山雙手奉送，你可得守得住。此山自開闢以來，全憑水旱田為生，不搶不奪。但恐怕你年輕之人不能守分，作案搶奪，一旦被官家知曉，此山便難以存在。」語畢，叫道：「嘍卒們！取過文房四寶。」

嘍卒答應一聲，由書房中取來文房四寶，老英雄拿著筆，取了一張紙寫道：「茲派劉雲為連雲山查山寨主，統理全山事務，眾寨主嘍卒俱各聽其調遣。此令。」寫完，貼在聚義廳前，又對劉雲說道：「你要守得住這座山，老夫便將義女領走，從此連雲山與老夫毫不相干。」劉雲謝過了老寨主，老寨主拂袖退廳，眾家寨主俱各散去。劉雲還真實心任事，與張德福說道：「老賊派我職務，我今天就得在山裡查看一回，然後他要問我，也好回答。」張德福說道：「那是自然。但是今天你為何不用蒺藜打他？」劉雲說道：「我心思以為帶鹿皮手套費事，亮銀鏢不是快點兒嗎。」張德福說道：「以後再有機會，可用蒺藜打他。你別看他派你為查山寨主，他心中還不定是怎個主意呢。」

劉雲說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二人談著話，到了前寨，進了張德福的臥室，有嘍卒擺上酒飯，二人用飯已畢，劉雲休息休息，太陽平西的時候，便叫了兩名嘍卒帶路，查看水旱田地。劉雲一看，好一座莊家山！稻田地一望無邊，稻穗都四寸多長。走來走去，走到一個所在，見有八棵大松樹，每棵樹上用鬆枝做的字，是「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」八個字。劉雲心中暗道：「松樹上為何作字呢？」再向前走，見有一座竹棚，用大漆漆的，劉雲來到棚外，舉日向裡觀看，見當中有一墳，前有石碣，天已向晚，石碣上的字未看真切。方要進竹棚，劉雲就覺毛骨悚然，不知何故，潸然淚下。劉雲心中暗道：「這是鬧鬼，我別進去啦。這必是老賊的父母。他為何不下土安葬呢？」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嘍卒！咱們回去吧。」嘍卒帶路，原路而歸。第二日吃完早飯。老寨主差老嘍卒傳劉雲後寨外書房會見。劉雲不敢怠慢，跟隨老嘍卒來到後寨外書房。老寨主早已候等。劉雲進屋，躬身施禮已畢，老寨主賜了劉雲座位，遂問道：「查山寨主，你可曾查看本山水旱田地嗎？」劉雲說道：「晚生昨晚曾查視一番。本山土地，肥沃饒厚，足夠本山的費用。老寨主不知費了幾許心機，才製造有這樣成績。」老寨主微笑道：「別說是半日工夫，你就是查十天，你也查不遇到。我這裡有山圖一本，南北多長，東西多寬，何處高，何處窪，房舍若干，俱都畫得詳細，一望此圖，瞭如指掌。明日二更天，你聽我呼喚，我將此圖帶著，同你各處查視。本山東北隅，並有一座八鬆嶺，你到那裡觀看一回，並且還有一樁故事，我給你講演。」

劉雲，你的年紀太輕，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張德福面帶奸詐，終非大器，久後必非此山之主，現在因懼我三分，不敢妄為。

你若能志意潔白，將來此山老夫完全讓歸於你，若按老夫的規矩去行，將來吃喝不盡。」劉雲唯唯連聲答應，口中說道：「謹遵老寨主之命。」語畢，老寨主回歸後寨，劉雲回寨歇息。

此時已經三更多天，劉雲休息片時，叫嘍卒給預備一隻輕快的小船，遂說道：「我到山外，前去探視幾位朋友，以便將來我整理山寨，還要作買賣，不能似老寨主那樣頑固不化。」